

● 国际政治

论美国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思想^{*}

汪 波

(武汉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汪 波 (1955-), 男, 安徽郎溪人, 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

[摘 要] 美国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思想形成于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遭受全面挫折的 70 年代。这种思想反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对世界事务不加区别地进行全面干预的做法, 提出应该在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和孤立主义的榜样原则基础上, 通过推行美国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方式来逐步建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关键词] 美国; 新孤立主义自由派; 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 01-0095-06

孤立主义曾经是美国建国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 但随着战后美国推行的全球主义扩张和干涉政策, 孤立主义一度变成了冷遇和嘲笑的对象。然而, 由于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接连受挫, 于是孤立主义思想又再度崛起。不过, 70 年代之后出现的孤立主义思想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面目, 和当时美国社会所崇尚的各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孤立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而形成的当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思想。它强调美国建立世界领导地位必须遵循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模式, 并以美国所建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 作为建立国际社会秩序的基础。

一、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思想基础

新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主要外交政策趋向之一, 具有极其深刻的美国政治思想根源。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 代表新孤立主义自由派思想观点的, 主要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自由派以及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中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和组织。就其历史背景而言, 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涉及多方面的根源, 它包括奠定美国文化基础的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从约翰·洛克、卢梭到托马斯·杰弗逊等思想家所建立的启蒙主义哲学原则。在实践的意义上, 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 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潜能, 扩大国内外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共同体等一系列目标。根据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 自由主义还特别重视美国社会所推崇的道德和伦理观念, 把这种观念不仅看做是国家内部个人和团体的行为准则, 而且同样也是美国在外交行为上所遵循的规范。因此, 自由主义反对用“国家原因”或“国家利益”作为美国在海外采取违背美国道德标准的行动的合法借口, 因为自由主义认为, 美国追求的世界领导地位必须建立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

^{*} 收稿日期: 2001-05-11

全世界的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

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新孤立主义自由派根据美国政治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杰弗逊所代表的理性民主思想,极力宣扬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与全球的和平、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美国必须致力于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因为只有在民主得到保障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的前景。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又强调,民主的政治体制决不允许在海外寻求侵略、扩张和霸权行为。对于自由主义这种表面上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设想的本质,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尖锐地指出,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理想假设和他们坚持的外交立场实际上自相矛盾,“因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却构成了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1](P. 7)。

在致力于通过建立美国式民主来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的的同时,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强调,民主体制是保障世界和平的最好的政府形式,所以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逻辑基础之上。威尔逊在一战期间提出“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的口号,表达的正是这种信念。在自由派的心目中,世界和平的前景与民主的政治秩序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全世界普通人民都渴望和平并追求美好的生活。而造成国家之间战争、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专制的政治统治集团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由于这些利己的政治统治集团控制和操纵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所以世界和平的前景只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因此,新孤立主义自由派认为,为了实现美国生活方式所期待的国际秩序,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目标必须致力于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 and 行为方式,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弃过分的外交野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外交争端。

为了更加直接地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避免外交政策决策被国家政治统治集团专断,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特别强调要维护公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并且始终坚持公众意见应该成为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主要输入因素。为此,自由派反对“精英政府”的观念,他们强调自由是最大限度发挥人类潜在能力的最基本条件。个人既然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单位,个人利益也应该是衡量国家行为和政策合法性的标尺。所以,政府应当允许公众在某些情况下对官方关于国家政策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听取个人对主要政策的批评意见。

具体而言,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与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结合,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思想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两种重要观点。首先,作为哲学的首要原则,自由主义相信人类社会能够或者至少可能成为和谐而且合作的共同体。因此,他们反对把冲突和隔阂看做人类不可避免的缺陷。美国的自由派思想家赫伯胡斯(L. T. Hobhouse)指出:“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就是要在人类社会中创造一种‘伦理的和谐’。不过,实现这个目标不但需要各种社会的约束规范,而且还要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1](P. 9)根据这种思想观点,自由派深信国际社会能够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为此,他们积极致力于促进更加温和的国际关系行为,消除国际关系中的压迫和暴力,推动国际政治行为与人类利益更为一致。自1900年以来,自由派为解决国际冲突提出了各种创造性和改革性的方案,其中包括裁军会议和武器控制条约、建立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在国际法中把战争确定为非法、提高国际法的权威地位和扩大其范围、用各种方法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理解以及推动学生交换、科学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自由派这些努力基于的信念就是,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越多,就越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冲突。而解决引起战争和政治不稳定原因的根本做法,就是消除全球贫困和推动落后社会现代化。同时,在外交事务上,坚持采用劝说、谈判和外交方式,而不诉诸于军事行动。20世纪以来,自由派始终把这些措施视为减少全球紧张关系和形成一个更加和谐与社会化的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方法。

新孤立主义自由派代表的另一个美国政治文化观点,就是他们对发展、进步和人类社会不断完善所持的坚定信念。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相信人类社会能够自动和必然地取得进步,而是强调应该在总体上支持对人类社会现状的变革。自由派认为,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正在不断变化的趋势面前,那些试图通过阻止这种变化来维护现状的保守主义者和政治家,必然会造成更加具有破坏性和更加暴力的变革。在国际事务中,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愿望今天已经遍布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所以,美国反对这种趋势的努力

将是不现实的,而且必然导致失败。因为,美国对国外社会激进变革的反对,只会促使那些落后社会中的人民去寻求共产主义或者其他激进主义运动。因此,自由派告诫美国政府,应当记住自己的革命传统,并且用这个革命原则来指导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二、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对美国全球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批判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趋势,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思想是在 60 年代后期对美国全面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批判中形成的。对全面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进行批判的直接起因,是越南战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危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外交政策摆脱越战危机,以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重新确定美国实现世界领导地位的途径。新孤立主义自由派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困境,集中反映了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在观念上的错误。这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在越南遭遇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并非外交政策本身的意外或者过失,而是美国政府自 19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强调通过全面对外干涉来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提出这种观点的新孤立主义自由派代表人物阿姆布鲁斯 (Stephen Ambrose) 指出,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正是“对共产主义实行军事遏制政策的逻辑扩张过程的必然结果”^[2] (P. 31)。

具体而论,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对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批判,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自由派反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中的全面干涉方式,认为美国政府二战以来推行的外交政策,无论称之为“国际主义”、“全球主义”或“普遍主义”,其本质都是在海外推行干涉主义的扩张政策,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孤立主义自由派认为,那些为美国现行外交政策辩护的人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否认美国外交政策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中心和干涉主义,而使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内部事务。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美国实现其领导世界的根本目标,而且也损害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对此,美国政治学家西伯里 (Paul Seabury) 指出,美国多年来在外交事务上坚持和遵循的正是托勒密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国际政治追求的最理想体制,就是以美国为中心”^[3] (P. 357)。

不过,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中干涉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美国应当为战后国际社会树立榜样和发挥领导作用的观点,而是强调干涉主义外交政策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富布赖特在《跛脚巨人 (Crippled Giant)》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强国,但却极其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榜样。”^[4] (P. 511) 然而,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不仅不能发挥美国的榜样和领导作用,而且会给美国的国内社会带来危害,“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代价就是要断送美国自己的灵魂”^[5] (P. 113)。另外,自由派的批判,也不是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否定。他们在批判的同时,也承认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目标中有很多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自由派所批判的不过是美国决策者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战后美国外交的大多数例证说明,美国政府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宣称的目标相互冲突,而且还阻碍了这些目标的实现。在批判 80 年代里根政府对黎巴嫩和中美洲推行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时,自由派指出,里根的外交政策表明,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外国社会,这说明美国决策者们对中东和拉丁美洲政治动荡的原因完全一无所知。新孤立主义自由派担心,美国政府依靠武力来解决其他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做法,不但可能使美国再次陷入“越南困境”,并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次失败。

自由派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第二点批判,是针对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把实现“天命”为宗旨的最终目标过于理想化。自由派认为,来源于美国政治文化基本信念的“天命”意识,强调“美国生活方式”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相信美国的社会制度注定要被全人类所接受,因而构成了美国试图控制其他国家的动机。由这种动机出发形成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或“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自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已经形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往往不考虑是否存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基础,因而导致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其他困境。正如自由派学者

斯第尔(Ronald Steel)所指出的:“美国外交当前危机的核心,就是那种要把美国的理想变成以美国为模式的普遍政治体制的不切实际的愿望。”^[6](P. 10-11)

自由派对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三点批判,主要是针对干涉主义长期以来坚持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敌视。自由派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对共产主义的长期敌视态度是由于很多人为的不适当夸张所造成的。例如,参议员麦克高温(George McGovern)在强调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时曾经指出,苏联和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已经“从一系列最深刻的角度在核心观念上对美国人的梦想和价值观念发起了挑战”。所以,自二战以来,美国人确信无疑地“把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物看作一种危机、一场灾难和一种对美国基本价值观念的致命威胁”^[7](P. 308)。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所谓的“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之谜”,一直主宰着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正如尼尔(Fred W. Neal)所说的,“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无法摆脱我们正面对苏联军事侵略持续增长危险的恐惧。有些时候,这种恐惧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国家的偏执狂”^[8](P. 179-180)。

自由派对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批判的第四点,是指责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变革没有给予全面的积极支持。他们认为,当战后新兴国家普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美国政府实际上仅仅支持那些按照美国方式进行的变革,却竭力阻止那些违背美国意愿的革命。美国政府虽然承认第三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变革的必要,但强调这些国家必须与美国合作,通过渐进与和平的改革计划来推行现代化进程。例如,在肯尼迪政府为拉丁美洲制定的和平联盟计划中,美国政府要求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必须在严加控制的革命进程中实现。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让拉丁美洲出现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和不断增长的政治稳定。同样,里根政府根据这种想法,对白人统治的南非政府采取过“建设性接触”政策,认为逐步变革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不但可行,而且符合人们的愿望。结果,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和平联盟计划并不成功,在南非推行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也彻底失败,“因为南非政府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黑人大多数都反对这项政策”^[9](P. 87-88)。

总的来说,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对美国战后干涉性外交政策的批判,并非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追求领导世界的“使命”目标的否定,而是指责美国政府在追求这一长远目标时,忽略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相互有机关系。自由派认为,当美国还不具备推行全球主义的能力,而且其自身的榜样也不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效法对象的时候,美国政府推行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已经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危害:第一,美国政府忽略了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外部世界中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利益发展的最佳环境;第二,以国内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造成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种虚伪的形象,因而削弱了国家的影响并招致别国的嘲弄和耻笑;第三,美国战后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已经而且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以及它所崇尚的道德和宪法传统;第四,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冷战作为逃避国内问题责任的借口,因为对于里根政府来说,攻击苏联是当今世界罪恶之源,远比制定和实行有效的反贫困计划、改进国家的健康和教育制度以及消除环境污染的危害要容易得多。

三、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观点

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在批判美国战后全面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孤立主义原则,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外交政策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他们把美国 and 整个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美国的利益受到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所以,与其他国家人民建设性的交往,不仅是美国维护自身存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也同样有利于扩大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不可避免地要与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威尔逊提出的“使民主在全世界安全存在”的思想,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

其次,公开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那些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外交政策,将会在国内给美国带

来危险。在国内,这种政策会加强军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造成防务预算的不断增加和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国外,这种政策会使美国陷入另一个越南的困境,迫使美国把力量和资源浪费在无法成功的外交风险上,因而失去在海外的影响和信用。所以,尽管美国必须维持适当的防务力量,但美国必须尽量减少和不选择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同时,美国还要避免使用军事手段来应付各种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当美国不得不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必须寻求和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决不能通过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其国外的目标。为此,美国官员在面对各种国际冲突时,应该始终表现出杰弗逊所谓的“对人类各种意见体面尊重”的风度。

其三,国家的外交政策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解决国内问题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美国外交必须始终遵循“外交政策从国内政策开始”这条古老的格言。同时,国家的安全一方面要依赖其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但最终还要依赖国家从内部消除贫困、建立完善的医疗制度和发展教育的努力。因此,自由派强调,传统孤立主义提出的美国自身榜样是其国际影响的关键因素。所以,当美国寻求在国外推进民主时,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美国国内的民主。当美国寻求在非洲大陆实行种族公正的时候,必须确保自己正在其国内创造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其四,美国既然致力于实现全球和平,就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裁军、整顿和加强国际法则,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加强在地区与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将自然会消除美国在外交行动上由于主权范围和文化差异所受的限制。为此,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和主要的目标必须是创造和加强正在出现的全球共同体意识,这才是美国国家安全在核武器时代最可靠的保证。但在加强全球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以建立在“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宣扬的人权传统为最终目标。

此外,新孤立主义自由派还强调,必须加强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联系。自由派经常提醒美国公众,无论是早期的强权外交政策还是战后的全球主义或国际主义外交政策,都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二战以来的外交经历证明,几乎每一项新的外交政策都需要美国公众付上昂贵的代价。为了推行全球主义的对外干涉政策,美国社会花费了成百亿美元用于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而这些援助对于受援国和美国来说,其价值都极其可疑。自由派认为,如果这些钱用于美国国内那些有价值的计划,则会发生更大的用处。不仅如此,全球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推行,还加强了总统对于国会的权力,扩大了行政部门主导国家决策的趋势,并导致立法机构在外交决策中地位的降低。特别是那种战后时代出现的“危机外交”,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的特权并增加了把国家权力集中于白宫的倾向。二战以来,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还鼓励政府采取各种秘密行动,因而使政府决策变得日益机密。

最后,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特别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始终与一个基本目标相联系,并促进这个基本目标的实现。这个基本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存在,扩大美国公众的利益和促进美国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仅是新孤立主义自由派反复强调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也是他们衡量现行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随着全球共同体的出现,新孤立主义自由派进一步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扩大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利益,把美国的民主模式看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同规范。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美国应该全力支持海外的民主事业,反对所有独裁政权。另外,自由派在关注其他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同时,并不同意政治现实主义关于原罪以及个人、团体和国家自私本性的观点,而是坚信国家政治体系中存在的自然和谐与共同体意识,强调美国外交政策应该通过建立和其他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关系来解决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冲突。

很显然,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观点已经表明,其根本目的是要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霸权主义。虽然新孤立主义自由派严厉批判了美国战后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但美国二战后的扩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采用自由主义观点的结果,而且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中本来就包含了很多自由主义赞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包括:追求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目标,维持政治稳定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美国的革命经验在西方以外世界所具有的广泛适用性,以及相信

美国决策者能够解决其他国家面临困难的信念。事实说明,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在海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追求自由派目标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 [1] HOBHOUSE L T. Liberalism[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2] AMBROSE Stephen 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70[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
- [3] SEABURY Paul. Power, Freedom, and Diplomacy: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 [4] SORENSEN Theodore. Kennedy[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5] FULBRIGHT William J. The Crippled Gia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Domestic Consequenc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 [6] VINSON John C, BORAH William E. The Outlawry of War[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57.
- [7] STEEL Ronald. Pax Americana[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 [8] MCGOVERN George. A Time of War—A Time of Peac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9] SYSMTHE D W, WILSON H K. Cold-War-Mindedness and the Mass Media[A]. HOUGHTON. Struggle against Histor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责任编辑 叶娟丽)

American Neo-Liberal Isolationism Foreign Policy Concepts

WANG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Bo(1955-),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bstract The foreign policy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Neo-liberal isolationism appeared in 1970s when the American interfering foreign policy was facing defeat in every way.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WWII, this thought stressed that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hould realize America's world leadership gradually, with the democracy principle of liberalism and example concept of isolationism as its foundation and through the spreading of the American value and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America; Neo-liberal isolationism; foreign policy